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人部六十八　施惠　施饋　慶遺　慶賀

施惠一

增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原又君子以施禄及下　又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君子以振民育德　增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

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 原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子惠困窮 增又惠鮮鰥寡 原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增曲禮積而能散 周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人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又遺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 原左傳在禮家施不及國 增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原論語以與爾

鄰里鄉黨　增又君子惠而不費　又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原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增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共人費　蘇軾詩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　又仰荷天地德

施惠二

增左傳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灾癘親廵孤寡而供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呂覽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

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戰國策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矯命以債賜諸

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名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　又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名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漢書吳楚反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

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李廣
歷七都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
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　又蘇武為右曹
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
子受工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
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
人悦服　又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
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

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及兩宫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餓者輙令倉頭以牛車致米鹽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計差温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産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原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隴漢閒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

也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畀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增又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　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李彥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家物少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鄧公曰諾　又趙温字子恭爲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

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劉翊字子相潁川人家世豐産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黄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絶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産周施親疎自知亡日名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

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暠字景伯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皆

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趨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又鄧

林字叔孫西羌反拜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

之産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東觀漢記劉弘

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

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

牧徵為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輒散與宗親

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訃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捐租奉貽卹宗親雖至匱而施與不怠　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為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撤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

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三輔决録摯茂字子華以茂才為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録駱俊字遠孝漢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為之保障出倉見穀以贍貧乏　魏志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老幼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

範吴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蠶求簇者便與之自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爾人已求拒之將慚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爾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異富寧作符雅貧　晉陽秋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敎竟不受　晉中

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為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輙稱兄意散帛以

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

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

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荆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餒

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歴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

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

罄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為益州牧録事參軍劉希微假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恥之輒之廄中有馬六十疋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禄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絶府僚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後魏書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

北州頻經灾儉嚴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奏聞上大善之　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李皐貶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

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臯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禀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　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娱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彦回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

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歎駭　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為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　天中記宋建中靖國中蘇軾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軾為軾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行聞老嫗哭聲與邵

推扉而入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劵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元史天歴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為陜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

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　又至大丁未浙東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明獻徵録畢文德天順癸未學士黄廷臣謫廣没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度以託文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

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　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户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簏有嫗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閹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閹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鰵有庠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以所居室質錢期滿當徙鰵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黃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開樽飲罷未敢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窘即賙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

又梁洞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洞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洞洞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宗嘉之

施惠三

原為粥　作衣　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餓者王望字慈卿行部見飢者裸形草食以便宜輒出其所在粟布為糧作衣將議罪鍾離意不罪之

增公粟　義穀　左傳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俸祿贍貧人豐富之家各出義穀

原賜直　增輸粟　漢成帝詔入穀賑貧者賜直　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名曰汎舟之役

原民歌　士歸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又曰樂懷于好施士多歸之

增投醪　挾

纊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河令將士迎流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滋味及之也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原散軍糧　施父粟

舒仲應以袁術軍糧散給飢人術曰足下欲獨受天下重名乎　吳全琮字子橫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琮皆散施空船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不及啟報父奇之後罷東郡還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耀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增眾人母　續命田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之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蓋愛而無教也　齊書劉善明懷民子懷珍族弟位徐州刺史鎮北將軍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民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

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原汲黯矯制　鄧攸擅賑　漢河內傷水旱父子相食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以救之及歸伏罪武帝賢而釋之　晉鄧攸為郡時擅開倉賑貧桓彞劾之

簞食與餓　俸錢贍貧　晉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為簞食以與之　下第五倫事詳俸禄

增務起人急　原賜豈獨受　原結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賑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寇恂字子翼所得祿賜盡施朋友故人曰吾因士大夫致此豈可獨享耶時人稱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劉頌字子雅奉使見飢人上表請賑貸不待報貸之而行除名　梁高字伯夏載穀於門與貧餒者不宣已惠

增采芑之歌　青麥之謠　史記田常以大斗出貸小斗收齊人歌曰嫗乎採芑歸乎田成子　莊子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原七十無不饋詒　賞賜悉與親族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竇武得兩宮賞賜悉與親族及載穀糧於路以施民

家量貸公量收　九在外一在內上詳上民歌註魏成食祿千鍾什

九在外什一在內　增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

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為儲以供行資最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頌之曰且富且貴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崔鴻前涼錄張沖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施惠四

原濟物（書則濟物）聚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頒斂（用粟春頒秋斂）賙
賜（周禮）匪頒（匪非也頒分也又讀為分頒）時頒（並周禮）及下（禮惠必及
下）惠下（又禮惠下之道）臣無威福（書臣無有作福作威）衆不恇懼
（禮年雖大殺衆不恇懼注恇恐也謂上以法惠救之）隱民取食（子家謂季孫隱民多取食焉隱
民謂窮困人）周人尚施　貸而不書（詳施惠三註）施而不德
（詳賑貸）豐凶不時　聚斂有典　適時以權　救物惟
道　義由獨斷　惠必同沾　惠以救災　義而濟物

博施之人 專違之責 散以家貯 收其公利
情且涉私 美將歸下 苟狥便宜 則非專達 宜
哀菜色 無肆莠言 分散者仁之施儒行 增愛施者
仁之端史記 原命未及於匪頒 罪寧逃於擅發 歲
凶諒可恤人 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
開倉汲黯猶聞釋罪 積而能散誠謂發身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 私不及公豈宜作福大夫不收公利不敢作福 毀家
紓難猶謂盡心 賑窮救災豈宜獲戾 所司以未有

君命何其速與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惠五

增銘漢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唐劉禹錫高陵令碑銘曰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

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施饋一

增詩陳饋八簋　禮記天子執醬而饋　論語齊人歸女樂　原又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增孟子君餽之粟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贐當在薛也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施饋二

原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增又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須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又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衣食已

僾無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　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馬或獻罇酒束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之將絶先人祀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之於食而乃讌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　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昬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巳曰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貴我贏也蓋貨我以自盈耳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是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也　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曝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

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　後漢書李恂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為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主前出授之曰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東觀漢記光祿勲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一匹遺之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以備之居數月林還

之　後漢書張奐為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為人絶而不受　梁祚魏國統初太祖過故人吕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貎威武太祖避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悉告之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晉羊祜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徳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　世説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

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使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　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晉王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

宜爾述荅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晉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潛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宋書高陽許瑤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往反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歳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爾平原乃拜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

章王命駕造門㸃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為命時之器匡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别　崔鴻後燕録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為東山之别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録慕容沖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沖使者稱有

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閒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
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後魏書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任城王澄
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行有過
楚相可敕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朱桃椎益
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
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
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又裴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餽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㗖肉後何以繼　又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常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纁與之俶既

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為學乎傚泣謝即敎以書傚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顓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　唐有布衣張于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金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何有許多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贄丁母

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取與韋皐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唐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唐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賻之不受　宋太祖朝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缾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

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賻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涴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

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受致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秦觀曰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　宋岳飛家無姬侍吴玠遺名妹結驩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

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鴻書元明善常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㵐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巳受矣公何固辭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聶赫珪開府為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黄金百兩追送至

蘷府訥不啟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閒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㹠項悅詣謝濬曰㹠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㹠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録陽春主簿徐均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吒曰何物大老吏白此洞主均叱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劒示之大老恐懼至蒲伏諭遣之值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

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詰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金大珠也均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賕調均攝陽江縣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飱者卻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施饋三

原請粟　與車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後漢劉翊字子相旅有張季禮奔師喪遇寒毀頓滯道路翊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禮意是翊也後詣還車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指

囷

餼鐘 吳魯肅字子敬不治家事以散財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奇遂定僑札之交 鄭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命餼國人粟一鍾在喪故假父命也

增瘞鹿

載魚 唐景雲中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吏與偕來詵問狀曰寬居義不以苞苴汙其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判官 宋書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魚入往上虞郡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生麻

當歸 閔仲叔太原人王莽之世潔行不仕與周黨相交黨過叔舍共含菽飲水無果茹黨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歸乘馬

遺食器 狄滅衛衛人廬於漕齊桓公歸以乘馬祭服五

稱歸夫人魚軒 漢鄭莊性廉不治產然饋遺不過食器注謂一盤食也

饋七牢 **饋特豚** 秦穆公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昏禮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白綸巾 **白羽扇** 陳書賀德基少遊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爾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 齊書張融字思光吳郡人祖禕父暢融年弱冠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納書半卷 **受酒一杯** 唐書有以書遺褚遂良者止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 又李素立為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

原漂母饋食 **駱姊分施**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駱統字君緒事嫡母謹時人多困之統為飲食與之衰少其姊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并告母使分施也

增受茶一串　遺餅一甌

唐書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世說晉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豈謂無私乎　宋書顏延之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陶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貂裘採桑　筍

金報土 宋書王弘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衣採桑 蜀王本紀蜀王獵於襃谷見秦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賀拜曰土者地也

大珠一斛 **玉舄一量** 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大珠一斛 劉向列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夜賜金璧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施饋四

增私覿 韓宣子私覿鄭子產以玉與馬

嘉貺 左傳是委嘉貺於草莽也又張華詩是用感嘉貺

餽歲 蜀風俗歲晚餽人謂之餽歲

拜嘉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歌鹿鳴之三三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臣弗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意重 李白詩意重泰山輕

命輕 朱暉傳情為恩使命緣義輕

渭陽贈 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齊眉餉 蘇軾詩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

送銀盤 又詩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分酥酒 又詩使君夜半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原老有嘉惠 楚王老有嘉惠注恤老也

饋無束脩 朱邑為大司農無束脩之饋

增市吏不受 尹翁歸為市吏不受饋遺百賈畏之

亭長不坐 詳施饋二

原散與親故 郗愔字方回好聚斂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超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

遺其親戚 孟嘗君與客語屏風

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

不稅不視記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所饋注謂有疾不見則不納

相呴相濡莊子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旦發暮還晉荀晞字道將在兗州見朝政亂懼害每得珍物貽都下親貴去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旦發暮還

厚往薄來註謂燕賜厚納貢薄

增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黃金百鎰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生芻一束素絹一緘撲滿一枚西京雜記公孫弘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贈以云云

施饋五

增詩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争快楚江濵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嫌見獨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産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

録汲黯少戇寛饒猛草茶無頼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懭體輕雖復强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絶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䅑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奴隷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黄封酒舊老仍分頳尾魚陋巷闗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

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朦朧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曰白髪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　陳造謝兩知縣送鵞酒羊麪詩曰僧樣齋厨氷樣官饑憑脱粟食無簞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苜蓿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誰寄寒林新劚筍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酸寒甚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高人

愛笋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十輩來昏花兩眼為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强中乾美安在錦紋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奇猪肝累人真可作以笋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鵝毛鼎肉何曽饋百牢驅使木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户只名醉天作一丘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絶喚將雪虐更風饕　又謝親戚寄黄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犢背仍題雙掩并

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鵞餅淺染茱萸紫心知親賔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饞水印泥一開香撲鼻江西山間黄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荆溪曲願借前籌酌酃渌　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遣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厨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慇懃作謝書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蘄簟兩淮魚　方岳黄倅饟鱟徐尉饟蝤蛑同至詩曰誰饟螯如徑尺盤更分鱟似惠

文冠麴生醉嚼玉五榖劒客生劉珠一箪我與爾元同蠹動究哉烹亦到蹣跚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子看　明王世貞以吴絲酬李于鱗詩曰故人三徑新蓬蒿雁門太守徒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槭書海岱青天高念欲報之吴縞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無限世途往往稱綈袍

慶遺一

增周禮以致稍餼　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

朱文公集以金珠為脯醢以帮券為詩文

慶遺二

增琴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瓠瓢遺之由操飲訖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歴歴聲以為煩擾取捐之　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滎其心而亂其政　左傳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冑承命　孔叢子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禄不以為費不合則去退無郄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　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

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魚者　漢書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遺王　高士傳漢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聞之令吏常給仲叔仲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邑之沛　班固集漢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漢朱登為東海相遺張敞蟹醬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陳書姚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

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　唐書韋貫之為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為碑誌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客競搆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遺縑萬匹請撰先銘貫之曰寧餓死不苟取　新唐書李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田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劒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嘗以翦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

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石徂徠介為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張九成字横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温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

贐之固辭强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温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野語宋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

待方益厚又鄭仲為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鋪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三

原贈策 遺弓晉人誘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荃葛 苞苴江都王建遺越繇閩侯錦帛閩侯亦遺荃葛荃葛今之布或曰細葛也 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問猶遺也

增一簞珠 兩梁冠左傳越圖

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使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漢皇甫規與劉司空牋曰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贈兩梁冠及鮨魚一雙服厚尊貺榮施甚弘

考叔遺母

潁考叔鄭伯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方朔遺妻

漢伏日賜從官肉朔割肉去上令朔自責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大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復自譽

原雖微必喜

後貴當酬

晉陶侃為荆州有奉遺者皆問所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倍若非禮得之即厲聲呵辱還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農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之受而不謝云待後貴當相酬也

歸悉封留

卒

乃厚贈羅含字君章父宰新塗後含到縣縣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不拒及歸悉封留而去朱暉字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況卒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汚君 懷璧為害

買絹反煩魏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歆不拒密題識臨去謂曰恐懷璧為害願諸君為之計眾乃知之各留其贈 干寶與翟湯船賣之買絹寄還本為惠反煩之益愧歎也 增氊褥

三具 繡韉一輛魏武帝與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氊牀褥三具 慕容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韉一輛

慶遺四

原贈佩詩雜佩以贈之 詒玖又詒我珮玖 彤管又貽我彤管 增瑤

華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遺珮又遺余佩兮澧浦 遺襟又遺余襟兮澧浦 折芳馨又折芳馨兮遺所思 搴杜若又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雙鯉魚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一端綺又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美人之貽詩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下女可詒楚辭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慶遺五

增詩唐韓愈贈盧仝詩曰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

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輙掩耳　宋王禹偁送筇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脛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垣動為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為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拄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筇

竹詩　梅堯臣謝歐公贈絹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顔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僕道路哀妻僮　又李審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錢欲飲嘗被饑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曽不候報箋赤泥圻封傾瓦盎母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葡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巔當街買杏已黄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疎不喜

肉況乃下箸無腥膻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顧傍玉兎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為筆筆如椽狂吟一埽一百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竭滑公井留釀此酹時我傳　又荅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其韻詩曰昔觀唐人詩茶詠鵶山嘉鵶銜茶子生遂同山名鵶重以初槍旗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産處處無此茶纎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蒻焙不重漉酒

紗𩓐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溪春剝葩
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關誇傳
買費金帛愛貪無彜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有差至珍
非貴多為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
砂甖詩琢無玉瑕文字捜怪竒難於抱長虵明珠滿紙
上剩畜不為奢甌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甞聞茗消肉
應亦可破瘕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嗟既不足吟
誦又豈加我今實强為君莫笑我耶　又顗公遺碧霄

峯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峯頂應多雨天寒始發芽採時林狖静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柳家　又永叔内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内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緑李其名因葉髙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為勞種樹三十年結子防山猱剝核手無膚持置官省曹今喜生都下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褒纍纍誰採掇玉椀上金鼇金鼇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

徽物遭一世走塵土鬢顛得霜毛　孔平仲朱君以建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君以淮南紫唇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合開花結子幸採摘沒水藏泥豈蘄得二物同時有不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筯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中　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之宜所以陳玄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欺摹成古鼎篆團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

誰最畜佳品鄭君真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瓊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收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守人情或以少為珍心君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連瀰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

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詩曰仙經著靈藥兹品上不刋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顔巖居有幽子秉時斸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乃其干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惟君沖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為力天和中自完故以此為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諭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

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　又象之以山藥見贈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葉漬沙泉碧苗分石竇紅斸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辛勤勾漏翁

又褁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荆州解綬十經春廻夢清林遶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䦨分金聊助席間珍　又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走紅塵貢入驪宫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

寄閑人　王安石元珍以詩送緑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詩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緑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滿腹後春蓴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罌方法相傳竟留畜且同千里寄鵞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又送牛尾

貍與徐使君時大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遥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黄雀謾多脂慇懃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又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褙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閑争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繇為道元煙薫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

飛空僊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潛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蝴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為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髣髴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語脫字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為洗湔貴人一見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隨飛煙　沈與求次律凡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輙成絕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

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胡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銙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餅揀越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闕中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

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趂頭市　陸游謝韓實之直閣送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踈華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檠前正讀書

楊萬里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華陽墨水煎

膠漆太陰玄霜作肌骨龍尾磨鐵飲鼠鬚落點𩭞几几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梁杲爾來黔州有吴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為蒲生豎降旌吴墨往往玄尚白梁墨濕濕黐黏壁南宫先生來自西惠然贈我四玄圭我無鷃返鸞回字我無金章玉句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几者得韡僧得髭安得玉案雙鳴璫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為君興雲繞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嶺外

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瓣香急試博山火兩袖忽生南海雲毋惹鬚眉清入骨縈盈窗几巧成文瓊琚作報那能辨雙井春風輟一斤　明李攀龍寄華從龍

比以魚橘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吴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問子雲廬

慶賀一

增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少儀有慶非君賜不賀　原昏禮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荀子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賀之義

慶賀二

增左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

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　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衞諸

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後漢書蔡茂為司徒初夢在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主簿郭賀慶曰大殿者宮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禄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乃得禄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辟賀為掾　又劉表為荆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

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遇疾稽遲帝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悦　晉書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悒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呂僧珍生

子宋李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闍人少之不為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啟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衮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岑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詔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來對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

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雲齋廣録宋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

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録

宋光禄卿鞏申善事權貴王荆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鴿造相府以獻搢笏開籠取雀鴿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慶賀三

原取妻　生子

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修賀盧綰父與太上皇同里善高祖與綰同日生里中持牛酒相賀及兩家子長相愛里中喜兩家親相善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求賢

有弟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瘉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為不及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會稽典録鄭憲字孝章與孔融結為兄弟因升堂見親自為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國家所賴是以賀爾

災藏臺　燒北澤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皇天降災於寶臺是君之福也

管子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

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

弱彀反 **兩鹿隨** 晏子景公探雀彀弱而反之晏子逡巡再拜賀曰君有聖人之道矣 後漢書鄭弘傳注弘遷淮陰太守行春白鹿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朱鮪破 **劉備死** 東觀漢記朱鮪傳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 魏志袁渙傳時有傳劉備死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

增八千歲 **一萬春**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杜甫詩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

原蔿賈不賀 **增孟冀同賀** 左傳楚子玉治兵於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馬援軍還故人

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座賀援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也

慶賀四

原相隨 慶弔相隨詳上慶賀二 **必有** 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賀得地** 呂氏春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慶以地**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日始長** 王肅家訓賀冬至言日至冬至而始長故歡喜 **君道長** 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君道衰故不賀 **璇璣改度** 王肅家訓正為歲首璇璣改度 **慶福惟新** 又云臘當大蜡慶福惟新 **先朝後賀** 又云尊長皆當先朝而後拜賀不得因朝以當賀也 **先賀**

後弔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父曰詎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

增及第相慶天寶遺事新進士每及第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 大厦相歡選詩大厦構而相歡 壺觴盈門劉禹錫曰姻族相賀壺觴盈門 賀聲盈耳柳宗元

閭里相賀韓愈詩閭里自相賀 里閈相賀 灑然相賀並孔帖

握手相賀歸來見親戚握手相弔賀 還鄉慶喜歐陽修詩還鄉問井邑上堂多

慶喜

慶賀五

增詩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

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屬一家魯衞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閒遊老看花　又喜錢左丞再除華州以詩申賀曰左轄輟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到絳帳及春開民望𢠸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重借寇恂來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

處年深桂尚薫　又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誰能淮上静風波聞道河東應此科不獨文詞供奏記定將譚笑解兵戈泥埋劒戟終難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韓愈桃林夜賀晉公詩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詩曰閒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較十年遲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髭宮錦細

袍宣與著内閑驕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兵夜名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宫第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久為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前身尼丘鍾骨骼嵩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

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顔綠鬢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陘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

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遠夢驚建章星影照人行千官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邸環天極五色祥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伾文老別魚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霑足詩曰數點飄聲供晚晴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徧山邨却入城

簟面頓無秋後暑簷牙最愛夢中聲尚書幸有為霖手
偏灑江東作麼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
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
聞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掩南鄰
豈同王謝山陰會空叙流杯醉暮春
增賦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庶子徐公七十龍集
載戊星杓指申玉瀣薦爽金飈汎塵南州封君當弧懸
之旦綃夢之辰翠織蔥蘢乎霧牖瑶環雜遝乎雲茵野

饋庭篚山藏海珍有一羽客霓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懙懙手并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胡為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鑄器工倕操作是掇是斲爰叀爰敫乃采青丘之黝購雞山之腹掘海隅之赭靡蔥嶺之堊瀆賁閘之涅副上申之硌探石髓於神峰泥盎漿於帝壑擷玉縈於叁山擣沙礫於盧莫眇窮硃磜鉅撮碌礦旋埴陶坋抗垺爍璞斡旋蟻磨党柱鼇足外隆內需下承上覆其形則非

黼非黼不黻不黻不瓻匪濟以塗匪黜以黺弗蕣而髻弗宼
而廥羶不涴於羊羹膏不沾於㺯膳易牙之所不能用
歐冶之所不得取輿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
吾儕致私持以為壽封君曰竈則然矣何名為丹其方
孰傳效孰與宣操以貺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用則鍊日
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姹女嬰兒
皓虎蒼龍儕分耦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
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為漿閉泥丸以為封羯火為之銷

怪山夔為之斂蹤乃酌赤泉咀欒木圭霞實以為飧匕神樓以為服蓋有翼靈氛於兩肘睫倒景於雙矚者矣封君囅然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為經三事為利膏液刀匕鍼磨砭焫攻衺為防輔正為衛有一鈌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龎眉鮐背不窮而瘥不色而瘁固有幽冥握其機衡沖漠司其剬制者也吾將以大塊為鼎元氣為爐陰陽為水火寒暑為朝晡作息為抽添之候弛張為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為華㝡

道德以為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茲物之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談餘望賔階而再拜韞我匵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腆敝物以實華宇公既受貺亦復受祜願公肴壽永錫純嘏維百千禩為丹竈主　明盧柟壽成臯王賦梁孝王讌賔兔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為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

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客劚工浮游田父跼蹐黄冠玄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佳思聿興殽酒矜設招致友生縟藻匪施淫碧無傾帷幔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為歡之幾何旋紛擾而咿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啟瓊珠之宮金華之里象棲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氣四散化為仙靈綺麗慌忽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之士遝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腼霜鯨宴素日張金

燈擴皓腕之鶩袖映繡柱之鴻箏調採菱之艷譜發遏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瑤池兮驂白鸞隮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舉白促席交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澀然後斂儀肅容悄然言别揚旍離館廻鑾東闕此所謂大王之壽非夫凡氓所得擬也王迺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儆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益親幸以相如為上大夫

原書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增說唐柳宗元對賀者說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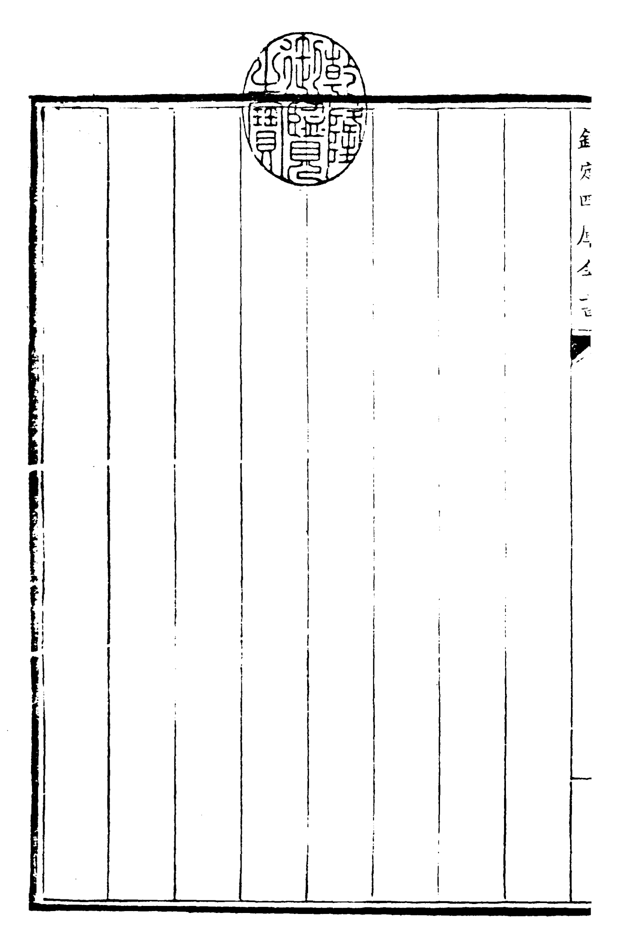
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寛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茍人爾有不戰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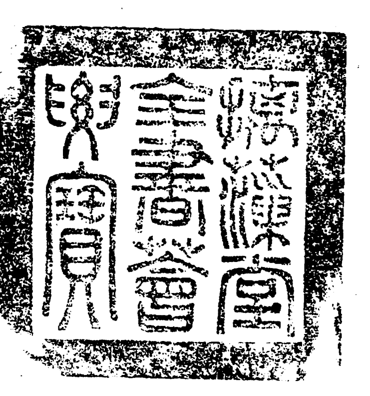
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謹案第二十八頁前三行相煦相濡按莊子煦作

呴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曹秀榆